

良友文學叢書

大江

端木蕻良作





# 良友文學叢書

趙家璧編輯



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桂林鬱業大樓

夏文文學叢書

蘇東望詩集



夏文叢書圖書局保公同印行

桂林藝文社

市州會園書室

大江

端木 蕪作  
張光 字插圖

青陽... 1866



三  
九



版初本林桂月四年四四九一

必翻所版  
究印有權

角七元三幣國價定册每

No. 1016



## 第一章

大江是浩蕩的，它滾流着。它輾過中國的原野，流到海裏去。大江在浩蕩裏鳴咽，在卷積雲裏震蕩。大江是古銅色的古老民族心臟裏兩條烙印的一條。它每夜裏津流着血漬，剛好是五千年了。

大江在曲折時，大江並不長，大江在展開來也不長，它僅有在人眼生活史上，向下奔流的時候，它才長了。

這一道亘古的白鍊，它是怎樣的從那小小的沙漏裏跌落出來，又裝滿了沙淚的啊，風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蚊虻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雨點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草根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塵土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唾液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樹枝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泡沫從它的上面消逝了。生命也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連一滴也沒有泛起。

方形的石子渾圓了，鹽粒重新回到海水裏去，泥土飛揚在天空上，槐柳一年一年的消瘦了。大江流淌過去。年青的心，在它的兩岸的砂礫上，尋找蚌殼。頑固的愛情，在凝望着江流的時候，化作了慄慄的石柱，面對着江心，來往的漁人，指點着以它作為航行的記號了。

大江在滾流着，並不誇耀，也不好看。大江也不怎樣寬，它並不比一條沒



有名氣的河流寬到那裏去，一個敢誇口的牧童，他說踩着江心也可以踏過去。但是他沒有能作到，多少條漢子，都沒有能作到。而那多嘴的牧童也在一天驚桿失了手時，滾落在水裏了。

大江是從星宿海裏流瀉下來的，它是從煙霧和毒瘴裏生長大的，所以它的水流裏，也充滿了陰險和惡毒。一直到它奔流過七十二個險灘之後，白馬灘，灤瀨壘，長灘，鼎塘峽，巫峽，牛肝馬肺峽，兵書寶劍峽，三十里灘，巴峽：它才平靜了，匆匆的奔到海裏去。

江流的兩岸的石子也是奇特的，有一段是湛黑的岩石，它一掛一掛的排成了沉實的鐵鍊，一半跌落在江裏，一半裸出在水面。鐵鍊下面石子抖然的作成了蜂巢，青苔混和着水絨，黃漣漣的黏附在上面，成了很好的蜂蜜。水珠從每個蜂巢爬進去之後，再飛騰出來。龍鱗甲是斜角的石片組成的，拆疊在細砂上，如同幾隻垂死的蜥蜴。鎗鈔甲的石片是一個一個連鎖的套環，一片環節連

接在另外一個節片上。雲片似的石層也一坡一塘的躺臥着，酥糖似的散落起來。樹根崖是每塊石頭都粗糙得像酸棗木的根，而黑堊岩，則晶潔得像一條條水葱般的黛色的玉。馬肺石是被幾千萬隻肺癆的細菌所腐蝕，一束膿疽潰亂的肺在江沿上倒掛着。污黑的血就從這上面向下滴搭，沙石岩，火成岩，風化岩，黏土層，木變石，涪凌石，硃砂石，鐘乳石，盆底石，火馬石，石鐘石，河淤層，玳瑁石，白晶石，吸水石，紅環石，隨處的替換着，它們就這樣粗心大意的規整了狗牙樣的河床。

大江奪出了雙門，迎面突起丁巫山，這幾千年聳立在這兒的女媧的另外的一雙嘴唇，它是飢渴的吞食着大江，這塊石頭是以整個的山形作成了的一個青蔥的奧祕。祇有一個詩人曾說破過，後來沒有一個人說破過。

大江也流過了酆都，受過閻王的點驗，每天夜裏由小鬼數清了河底的砂粒再放行，（舟行的漁人都這樣訴說。）大江淌流過去。

大江就在限定，一點也不涉遠，伸手就可以掬出水來吃的。大江無感覺的流着，一切的滾流都是下意識的，而又白天黑夜奔流不息。濕氣從它四面滋長着，炎熱從水面上泛起，濁露混騰着。日光斜射在水面，金光閃閃，木製的船搖蕩着，布的帆影划過，大江在金沙江那一段會淤塞過，所以在下流裏也仍然冒着熱氣，在夏天大江的熱鬱伴隨着蒼蠅蒸騰起來了。粗勁的腰桿，彈性的臂，在木片上，竹片上，布片上，浮在江上，然後再沉落到江底。哮喘的煤夫，吃鴉片的車手，在鐵片上，銅片上，鉛片上，合金的鐵板上，純精的鋤釘裏，駛出了港口。帝王的船在這裏焚燒過。新形的鋼鐵又載滿着奇異的商品走進，三國時代會有多少人民的屍體漂浮在這裏。十年之後，又有多少父親，兒子，女兒，母親，在水裏被鯉魚分食。火把在江岸上燃起時，大江也照過血紅，霓虹燈在扯起時，大江也照過血紅。

大江的水珠像一斛純熟的算盤，它成串的上下的撥轉着，它記錄了許多新

的和舊的，褪了色和萎黃了的，流質的和軟體的，膠着狀態和帶着現實感的。它記錄了夏天的黑夜和春天的白晝，綠色的黃昏和敞亮的黎明，莊嚴的工作和怯懦者的懶惰，笑和淚，粗茁的歡喜和虛擊性的痛苦，殷紅的希望和鉛的滅亡，生和死。惆悵的清明，和疲憊的混亂，腺形質的歇斯底理和白血球的健康，咳血的憤怒和唾棄的侮蔑，愛和憎，海風樣呼求和血的控訴，罪與罰。流質的愛和固體的憎，沉鬱的意味和發光的智慧，冰的潔白和鼯鼠的無恥，精神和肉體，大與小。詭辯的繁瑣與數學的整體，齒輪的肯定和手背的否定，浮萍的分裂和細胞的統一……

這一切都每時每刻，受了江水的洗濯，益發嶄新了。江水每個細胞翻騰上來，又破碎了。破碎之後，成爲新的細胞再翻上來。江水是不動的，它非常靜穆，大江是靜的，但大江是動的。輪船也在動，兵艦也在動，水鳥在飛翔。而大江在盤旋天上的鋼鐵的鷹翅之下，看來却像是一條死蛇——從高空向

下看。

這裏是原料的出口地，而且是商品的入口地。隨着水流來的有珠江的龍眼，有金錢蜜橘，有良鄉栗子，大冶鐵，北京的胡琴，仿膳的茶食，海南的官燕，大理的石板面，通江銀耳，義烏火腿，杭州的絲織，龍井的芽茶，黃崗的竹排，金沙江的純金，蒙自的錫，自流井的鹽，上流發下來的竹排，木排，都流散到大江的下游來，大江是南中國的動脈。

在夏天大江蒸熱得像蒸籠，每個水珠都包含着金子似的熱，堅實而且帶着閃光，彷彿要粗心的燃起一隻烟火來，大氣就立刻會爆裂了。

空氣是紅色的，暗中都磨擦着火花。

江干的蒸氣，使岸傍的細砂作成初熟的蒸粉，埋藏得久遠的石灰質的蚌殼，都壟碎了，混合在砂土裏面。霧將遠山遮斷，小的村落縮藏在雲霧里，像從鏡子裏反映了天光，滾流從天邊倒掛下來，再跌落在另外一個村子裏。熱在

地面上鋪好了很厚的絨毯，或者鵝毛似的舞動在空間，成了饅子肉一樣的油膩和令人窒息，熱是蒸騰的。狗尾草從搗碓的邊沿上搖曳着，擰動着晶瑩的水珠。但是狗尾草不一會兒，便被水珠兒燙得枯黃了。蘆葦終年掛着白霉。而蓼花就不可忍耐的燃燒起來，沿着江邊咆哮着殷紅。大江綠色的醇厚的石油一樣的流深過去。

在冬天，大江也並不因為夏天的過度的熱度而保留下溫暖。江面上的寒氣是滲心的冷。陰澆的風吹過來，濕氣凝澀着，冷在人的骨髓裏泛流。在高曠山原上來的人，都彷彿浸蝕在參和了鉛錘水的冰裏一樣。

大江毫無凍意，舟子還赤着腳在撐篙，拖車的馬鼻孔噴出霜氣來，纜繩纏滿了珠珞的點子。

鷹在這個時候，躊躇在砂磧上，鷹在啁啾，找尋可以棲止的石塊棲止了，把頭頸縮在腔子裏，寂寞的立着。像新拔的綠葦，節骨抽離時，空氣漾進去滑

新的鳴聲，「九九九九」，七個鷹，六個鷹，鷹散落在圓卵的褪了色的老江底裏，靜靜的棲着。白色的糞便塗抹在帶着異教徒的荒涼味的石堆上。大江奔瀉着流。

擣衣的聲音跌落在水裏面，打船的聲音跌落在水裏面，帆蓬從桅桿上扯起，江波在起落，霧從江面凝結，火燒雲因湖沼的氣氳而煥赫了。

大江攪擾喧騰，一股混濁的黃流，搖撼在碧清的海裏。

這裏要叙說鐵嶺的過去：

這時在北國的原野上也有江水流淌着，那是黑刁刁的墨色，雲也是黑的，樹色也是黑的，而江而終年浮載着石板的冰塊。

在這個悲哀荒涼的尖硬的風物裏，陶冶出來的生靈，也是生着稜角的。

在關東的原野上，春風冷風颯過去之後，瘟疫起來了。螞蟻在土壤裏鑽出，蚊虻飛鳴，野馬這時在枯草上打滾。長尾巴連兒拖着花俏的尾巴在大地上飛，空氣乾燥而溼鬱，山野空洞而帶些回響……

這時，荒涼的村子，鼓聲響了。

巫女的紅裙，一片火燒雲似的翻花，紋路在抖動着。金錢像絞蛇，每個是九條，每條分成九個流蘇往下流，紅雲裏破碎的點凝着金點和金縷的絲縷。

巫女疲倦了，便舞得更起勁，想用肢體的堅持的擺動，把倦慵趕跑，金色的，紅色的，焦黑的，一片凝鍊的，火燒雲的裙袂，轉得瀟瀟溜溜兜的圓。

巫女家，把苦黃的臉仰着，腦後水滑滑的深尾兒頭，在頸頸上擦着有幾分毛毛烘。巫女還是舞着，兩耳唇的琥珀環，火爆爆的幌，帶着閃光帶着邪迷。巫女頭上梳着吊馬墜，沒有鑿定十三太保的半道樑的金簪子，祇插了一梗五鳳翻陽的銀耳挖子。巫女舞動着，還輕悄悄的笑，巫女車輪裙兜滿了風，在



眼前轉過來，轉過去，像一隻逗人的風箏，在半天雲裏打轉，迎着春風冷笑。……病人躺在床上，眼巴巴的看着她，不肯放鬆每個細微的小節。

巫女唧唧嘈嘈的唱了。

「手托花鼓站堂坡，托鼓臨鞭點神佛。」

她手中的鐺子鼓，便扯出異教徒的揮動。

「鏗！聚礫兀礫鏗……鏘鏘！」

先是一串銅錢打着銅錢，沙沙的發出一陣子響，接着又是鼓鞭打在鼓皮上。

然後她回身站定，把神鞭托在右手裏，曼聲的唱着。

「問起家來家也有，爹娘也不是無名少姓的人，蓮花山上蓮花洞，牆頭跑馬，我是胡金龍，胡家仙姑我爲尊，我是仙家第一人……。」

胡金龍在關東的原野上，是一條龍的紅仙家。她捉的弟子很多，所以到處